论全谢山史学的精髓

（日本） 杨启樵

清代浙东学术，经史并包，但以史学为显著。黄梨洲肇端，万季野绍绪，全谢山恢张扬厉，自成格局，汇合成所谓"浙东学派"。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谢山的史学精神。

（一）

谢山著述甚富，如《七校水经注》、《三笺困学纪闻》、续成《宋元学案》等，都是上乘之作，但最能体现其精神者，莫如《鲒埼亭集》。集中多碑版传状之文，仿梨洲而青出于兰。由于对象泰半为抗清不屈之士，可以用"褒奖气节"四字来概括。笔者也撰写过几篇小文，略加发挥。虽然如此，我认为谢山的史学真髓不局限于此，不宜在这方面过于强调——有些学者甚至把"褒奖气节"扩张到民族主义上，说他拳拳于故国之思，有"不事二姓"之意；简直将他比作梨洲、亭林般"遗老"，这是不恰当的。实际上，谢山写史旨在记实存真，反清复明的种族观念却不太浓厚，读以下的资料可以明白。《鲒埼亭集》中有《福建总督姚公神道第二碑铭》。①姚公者谁？那就是"戡平"清廷大患台湾郑氏的"勋臣"。碑文中赞美之词溢于言表，若云谢山是民族主义者，岂非滑稽！且看姚公的事迹。他名启圣，生于明天启四年(1624)，清兵入关时，以明代诸生身份，投效新朝，编入汉军旗籍，因军功累迁至兵部尚书，总督福建。其时满洲已一统天下；唯有郑成功孙克爽仍负隅顽抗。姚启圣用计击破郑氏，至此，康熙始能高枕无忧。

启圣虽为明诸生，却毫无种族观念。他比李二曲长三岁，吕晚村长五岁；当他投顺清军时，约相当于刘念台殉难，史可法就义之际，也正是黄梨洲纠合子弟军抗清．顾亭林母绝食三旬，遗命其子"勿事二姓"之时。同时代人，竟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表现！这也不足为奇，早在崇祯十五年，明朝封疆大臣洪承畴，兵败被执，略一忸怩，即向皇太极叩头："叹曰'真命世之主也！'"②而文冠东南的清流领袖钱谦益，也在顺治三年率先迎降。食明厚禄的大吏尚且如此，何能深责一小小诸生呢？

易代之际，类似启圣那样的人不胜枚举。明人出仕清廷，立功于新朝，殁后名列史籍者在在皆是。也许置于《鲒埼亭集》内，有失调和之感。然而，应该指出：全谢山乃生于清，长于清，奉清正朔，食清廪俸之顺民。站在新朝立场作史，插入一姚启圣，也无可厚非。虽然如此，与谢山另一些文章相比，用词未免有些过火。譬如称满洲为"大军"、"官兵"，而台湾郑氏则是"侵轶我中土"的"余孽"，于启圣用计使郑氏同室操戈而挫败时，津津乐道，最后，"大兵前歌后舞，悉入台湾。"遗憾的是启圣"未尝得一入长安见天子。"并认为施琅有攘功之嫌，不胜其愤慨。撰文目的是："异日嗣天子讨论先世勋臣，以光典礼，必有以公之事上闻者，余文或可采也。"文中还插入一段神话，用以证明传主不平凡，说："(启圣)尝游于松江守赵君署中。午睡，鼾声甚厉。童仆窥之，则雕虎也，大惊。"试读姚公碑文，何尝有半分反清复明的影子。

再举一篇文章来看，那是《鲒埼亭集》中的《明庄烈帝论》。谢山说崇祯自辩非亡国之君，但"性愎而自用，估前一往，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。"云云。站在史学家的立场，检讨前朝

之非，亦无不可。但他对崇祯"吝于议和"的看法却不免偏颇。他说："其始欲我(满州)去大号，太宗亦降心从之，不称帝而称汗，且令明人制宝以给之，是殆可以行矣。而尚不可，乃泥于龙虎将军之称，欲仍以臣礼待我，则势所不能者，何其固也。考之宋辽议和，不过敌体，曰南朝为兄耳。今太宗于国书之礼，降明一格，推以为中原之共主，其视辽人为更谦。亦思是时之本朝，其何所畏于明而求和乎？明人于百战百败之后，自负气若此，是则自求灭亡之道也。"③谢山以为崇祯因"吝于议和"而亡国，实难令人首肯。明、金媾和之事，非三言两语所能尽。早在明熹宗时已有和议，努尔哈赤死，袁崇焕以吊唁为名，遣人去观虚实，双方开始议和。实际上袁只是缓兵之计，希望争取时间，加强关外的防御工作。崇祯即位后，袁提出"和为旁著"之说，皇帝不反对。其后和议泄露，群情鼎沸，才暂停措置。然而，一直到皇太极逝世前的一年多中，崇祯还是派使节前往议和。皇太极很傲慢，说什么"皇天无亲，有德者受命，无德者废弃。从来帝王，有一相传永不易位者乎？"④对于满洲来说，议和也只是一种手段，因为要巩固内部，表面上愿意息干戈，背地里却是秣马厉兵，等待时机成熟直捣中原。当时，金国臣僚高士俊就指出过："我国利于和，彼国不利于和。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；彼国和则为因循，易为怠惰。"⑤总之，在明来说，鉴于宋金媾和，不无戒心。在金来说，本无多大诚意，因此，在协谈中，却仍不停止掠夺行为。谢山以为与满洲修睦，可专对付流寇，从此天下太平可图。这未免失诸迂腐。

谢山汲汲表章浙东抗清不屈人士，这是事实；然而说他惓惓于朱明故国，揭橥华夷之分的大义，那是不适当的。我以为他心中不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，只意识到自己是秉笔直书的史学者。史以纪实，但清廷由于忌讳，隐蔽了真相，造成"旧文遗献，日以榛芜"，他才网罗放失，参互考订，以为他日补国史之用。以下引用《鲒埼亭集》中的文章，作进一步的说明。戴良，元末反明遗民。《九灵先生山房记》说："明兵定浙东，九灵避地于吴中，依张氏。久之挈家浮海至胶州，欲投廓郭军前，不得达。久之浮海至海宁，定计隐于宁。……其后遂至于(永乐)寺，时洪武六年矣。又十年而被征，太祖欲官之，九灵不可，忤旨下狱，明年暴卒。……九灵以不肯屈身而被系，而顾其死不甚明。……九灵之大节不必果出于自裁，而要可信其为元也。……余每过此，辄徘徊竟日，不忍去，非徒以蜀山之胜也。"⑥这段文章写得"缠绵悱恻，有变徵之音"。假如文章中的明易为清，元易为明；明太祖为清太祖，岂不是一篇十足的反清怀明的遗老之文？谢山表扬的残元志士，不仅于此，如《海巢记》说："残元遗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者，盖多有之，而为吾乡之寄公者三人：九灵戴先生良，玉笥张先生宪，暨丁先生鹤年也。"⑦又如《移明史馆帖子六》说："忠义烈传宜列抗节不仕者于后，愚固已言之矣。……而其仗节于顺帝逊位之后，尚有多人。《史稿》成于洪武之初，多失不录。如扩廓不当与张李同传，陈友定不当与张陈同传，是尤其显焉者。至伯颜子中之拒命，则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。戴良之被囚，则太祖所欲夺之而不能者也。蔡子英之逊荒，则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强者也。王冕以兵死，永福山道士以刎死，叶兰不受荐死，原吉制圹铭以待尽，铁崖书李黼榜进士以志怀，李一初序青阳集，恨不得效一障之用，而丁鹤年宣光纶旅之望，至死不衰，淮张亡后，张宪变姓名佣于僧寺——要之皆非明臣也。"⑧

此中人物，均为抗明不屈的元人，大义凛然，和明初诸大儒不分轩轾。假令谢山存有狭隘的大汉民族观念，为蒙古王朝效忠的人士，自在摒弃之列，不可能排诋明帝而表扬之。著作中有褒奖气节之处，只是写实，并无种族观念存在。

（二）

以上从谢山著述中分析了他的思想，下面更从实际行动中，来看他立身处世的态度。谢山生当文网森严的雍乾时代，而无惧于刀锯鼎镬之诛，即此一点已令人敬仰。然而有些言行却显示出妥协性。对于出处来说，时而淡泊，时而热衷，并非一贯。他曾经数度却荐，如廿三岁那年，宁守孙诏欲推荐于朝，他上书力辞。翌年学使王兰生拟以贤良荐，谢山又以双亲年迈、侍养乏人为辞而推却。自乾隆二年，三十三岁时外放后，即居家不出。三十七岁答李绂问出处诗说："自分不求五鼎食，何妨平揖大将军。"⑨第二年吏部催赴选，以心丧未尽而辞，《董谱》说："其实先生本无意出山也。"⑩到了四十一岁，穷困不堪，前京兆陈句山以书催他出山，谢山说："星斋盛夸我用世之才，以相歆动，其意为我贫也。"答以诗，示不出之意。《董谱》说："盖先生于出处之际，筹之熟矣。"⑪

以上都表示出他的淡泊；但他还有热衷功名的另一面，且举一些例子。康熙五十九年，谢山十六岁，始应乡试。雍正七年，二十五岁，充选贡，这次乃奉母命："太夫人曰：'欧阳詹求有得而归，以为亲荣。夫但言有得，尚不过世俗之荣，倘能有得而又有闻焉，是则吾所望于汝也，汝其行矣！'遂以明年春治装北上。"⑫雍正十年，二十九岁，举北京乡试，不第，这次乃奉父命。乾隆元年，三十岁，成进士，入词馆，是年九月，试博学鸿词科百七十人，谢山不得与试，悻悻不平。⑬还有，他曾经激烈地抨击科举之害："活埋天下士，阁墊不堪援。"⑭而自己却曾参与，一旦被拒参与鸿博，竟负气拟作，迁怒时相，凡此种种，不能不说是他对功名的执着，但尚可以辩为"亲命难违"，然而他的确曾沾沾自喜地道出中举的喜悦，说："十世祖休庵府君墓在沙渚之上，有樟树焉，盖四百年矣。长老相传：树盛，吾家有达者，否则枯。……自十年以来，树梢葱茏有生意。已而渐童童如车盖，濯枝润叶，湛露泥泥，于是宗人争相告语、引领而望，以为积衰之可振。不数年而不肖荐词科，成进士，读中秘，宗人以为此若应也。……"⑮挚友厉鹗不愿应试，他作书力劝，此等作为岂非自相矛盾？

另外，他有些言行，也不能令人理解，如乾隆二年，泰陵配天成礼，他特地撰写了《大礼赋》上献，内容自然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谀词。方苞称赞它："笔力弗逮杜公，然语语本经术，典核矜重，则杜公微愧拉杂矣。"但徒劳无补，五月散馆，名列下等，左迁外补，他一气就归里不出。

乾隆十六年，谢山四十七岁，这年三月，乾隆奉太后南巡江浙，谢山以带病之身，赴苏州迎驾，却失望而归，《董谱》说："浙中士大夫俱赴吴门迎驾，多有录用及赏赍者，独先生与董浦先生寂然，说者谓匪臣未尝上达也。"可是《董谱》却在下文为其师掩饰，说其时谢山有诗赠梁芗林，中有句："故人为我关情处，莫学琼山强定山。"又说："盖少师（指芗林）欲荐先生，而先生辞之也。"⑰此事实难令人接受，谢山如非希图进用，何苦力疾迎驾？而他所撰的《皇雅》，恰巧于此时杀青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偶然的巧合。这《皇雅》措辞比《大礼赋》更肉麻，说什么"（清）三祖二宗之丰功，非笔札所能尽其扬抗"，说什么"三百有一帝，享国谁久长"，"始终一德，曰惟仁皇"。然而，这篇谀词不仅无补于他的偃蹇，而且几乎惹出一场文字狱。⑱

（三）

以上提出了与时贤不同的看法。虽然对谢山有不容情的指摘，但内心却抱着无限敬意。因为他被戴上了一顶不相称的“民族大义”的冠冕，甚至于说他有革命思想，⑲这是我要亟亟辩明的。的确，《鲒埼亭集》中有不少抗清志士壮烈事迹，却并无反清意图。他所以撰写此类文章，因为桑梓浙东，抢攘之际，曾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但忌讳日深，致使“故国乔木，日以陵夷，而遗文与之俱剥落。”因此他执笔为文，描绘浙东一隅残山剩水的真貌，可以作《鲁史》读。

谢山对忠臣义士最为敬仰，凭吊遗迹时，往往真情流露，不能自已。登梅花岭参拜史可法衣冠冢时，“与客述忠烈遗言，无不泪如雨下，想见当时围城光景，……”㉑然而，应该注意的是：他在元朝遗民史迹处，也是“辄徘徊竟日，不忍去。”可见他超越了民族意识。

至于出处，他并非不乐仕进，只是科场失利，又不屑向豪门低头，因而终身迍邅至于饘餐不给，冬衣袷衣。倘若四十七岁那年，赴苏州迎驾，得蒙眷睐，予以他最敬仰的方苞、李绂一般的优遇，当然他不会拒绝，这毫不损害他的品格。在文集中，他引用徐氏语句：“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。”我们应该认清：谢山是清人，不是遗民，因此他希图进用，何足为怪！

清末，为了革命，淬厉民族思想，《鲒埼亭集》曾经被用作宣传工具，强调他“褒奖气节”，此乃时代使然；若论全谢山的史学真髓，可以这样说：他是超越了民族观念的具有“太史简”、“董狐笔”的史学家。

---

①全谢山：《鲒埼亭集》外编卷十五，《姚公神道第二碑铭》。（按：原题名甚长，今略之，下同。）
②《清史稿》卷二三七，洪承畴传。
③同注①，卷二九，《明庄烈帝论》。
④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五九、页二十。
⑤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卷上，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》。
⑥⑦同注①，卷一九，《九灵先生山房记》，《海巢记》。
⑧同注①，卷二四，《移明史馆帖子六》。
⑨董秉纯：《（全谢山）年谱》，雍正六年条。（附于《鲒埼亭集》内。）
⑩⑪⑫同上乾隆七年条。乾隆十年条。雍正七年条。
⑬蒋天枢：《全谢山先生年谱》，乾隆六年条。
⑭全谢山：《诗集》卷七，《偶与南漪语及科举之害》。
⑮同注①，《先休庵府君墓树记》。
⑯⑰同注⑨，乾隆二年条。乾隆十六年条。
⑱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卷二五，狱讼类，《全谢山几以皇雅篇获咎》。
⑲肖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第二册，页六〇九。
⑳同注①，卷二五，《雪交亭集序》。
㉑同上，卷二十，《梅花岭记》。
㉒同上，卷三十，《题徐狷石传后》。